



WEI YUEDU

微阅读
1+1工程

1+1 GONGCHENG 第三辑



茉莉的婚事

纪富强

[illegible]



WEI YUEDU

微阅读 1+1工程

1+1 GONGCHENG 第三辑



茉莉的婚事

纪富强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茉莉的婚事 / 纪富强著. —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3. 10

(微阅读 1 + 1 工程)

ISBN 978 - 7 - 5500 - 0795 - 6

I. ①茉… II. ①纪… III. ①小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 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51880 号

茉莉的婚事

纪富强 著

出 版 人:姚雪雪

组稿编辑:陈永林

责任编辑:赵 霞

出 版: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发行单位: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一鑫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12

版 次:2014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2014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128 千字

书 号:ISBN 978 - 7 - 5500 - 0795 - 6

定 价:20.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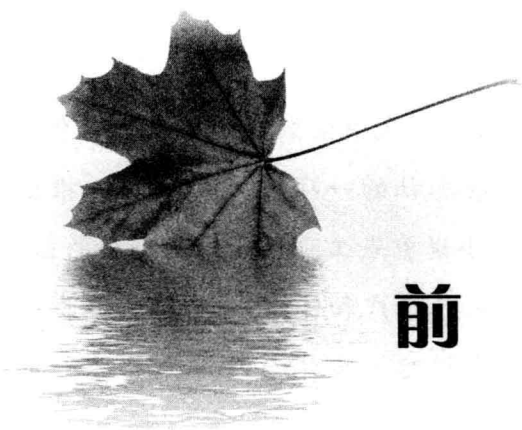
赣版权登字:05 - 2013 - 350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邮购联系:0791 - 86895108

网址:<http://www.bhzwjy.com>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影响阅读,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前言

以“极短的篇幅包容极大的思想”，才能够以小胜大，经过读者的阅读，碰撞出思想的火花，震撼人的心灵。正因为这样，微型小说成为一种充满了幽默智慧、充满了空灵巧妙的独特文体。

如果说在二十一世纪的头一个十年，是互联网大大改变了我们的生活，那么在我们正在经历的第二个十年里，手机将更为巨大地改变我们的生活。如今，以智能手机为平台，正在构成一个巨大的阅读平台。一种新的阅读方式正不知不觉地走进大众的生活。一个新的名词就此产生，它便是“微阅读”。微阅读，是一种借短消息、网络和短文体生存的阅读方式。微阅读是阅读领域的快餐，口袋书、手机报、微博，都代表微阅读。等车时，习惯拿出手机看新闻；走路时，喜欢戴上耳机“听”小说；陪人逛街，看电子书打发等待的时间。如果有这些行为，那说明你已在不知不觉中成为“微阅读”的忠实执行者了。让我们对微型小说前景充满信心和期待的是，微型小说在微阅读的浪潮中担当着极为重要的“源头活水”。

肩负着繁荣中国微型小说创作、促进这一文体进一步健康发展的责任和使命,微型小说选刊杂志社推出了“微阅读1+1工程”系列丛书。这套书由一百个当代中国微型小说作家的个人自选集组成,是微型小说选刊杂志社的一项以“打造文体,推出作家,奉献精品”为目的的微型小说重点工程。相信这套书的出版,对于促进微型小说文体的进一步推广和传播,对于激励微型小说作家的创作热情,对于微型小说这一文体与新媒体的进一步结合,将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编者

2013年8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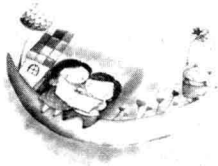
目 录

一群鸡	1
错位	4
茉莉的婚事	5
如风的旋律	8
听课	11
伞	13
一九八五年的蓖麻	16
涟漪	19
你跑什么	22
大哥的飞翔	24
娱乐演出	27
纪念一泡狗屎	30
骂人不对	33
乡下一夜	36
年关	39

负责	41
收获	44
夜半电话	47
酒事	50
绝活	53
眼力	56
智取	59
良心	62
过河	65
儿鸽	68
礼物	71
旧账	74
战功	77
回报	80
裸聊	83
还原	86
蛾子	89
敬礼	92
暴雨	95
手套	98

刀剑笑	100
狙击手	103
血指印	106
丢失的初吻	109
抢粮	112
栽赃	115
走夜	118
滚鸡	121
炸狐	123
扫荒	126
放养	129
借鱼	132
算卦	135
猪血	138
捎信	141
追忆	144
多大点事	147
能人郑梓	150
一九八九年，六月二十三	153
乡村凉拌	155

爱恨同眠	158
纯爱的丝缕	161
跨越时空的爱恋	164
害怕	167
死活是爱	170
爱殇	172
一个夏日的黄昏	175
飞	178
旧日余香	181
篮球场边的女孩儿	183



一群鸡

看到这个题目，或许你会以为这是篇艳情小说。至少在任何汉字都可能出现新意的今天来看，它具有相当煽情的可能性。

可你错了，这是一群地地道道的山鸡。

就是散养在山里头，专吃草籽和害虫，有过金色童年的一群鸡。

它们头顶彤红的焰火，颈缠浑黄的围巾儿，身披雪白的绒羽，齐刷刷坐卧于荆条编成的大提篮内，昂首挺胸，就像迎接外国元首的仪仗队，被一辆独轮小车推向城里去。

有人要问，它们就那么老实？当然——这是一群被老太太捆住了手脚的鸡——推到大酒店的小厨房里去？不，赶趟集而已。

老太太年岁一大把了，记性却不差。她一边走，还一边冲提篮里的鸡们嘟囔着：“老大老二呀，就数你俩最听话，走了三里多路，还没见你们摩挲一下眼皮儿，别埋丧脸子啦，弄好我最后让你们走！”

“老三和老五，你俩就是天生的命贱！交头接耳，叨叨个没完，要是没有买主儿，看我不先由着别人选！”

“老四和老六，你俩按说年龄还不大，可我急等着使钱，小儿媳妇要下蛋，B超里说了，这回准是个带把儿的！你们不老跟仇人似的吗？现在倒好，一进城，魂儿都吓掉了……”

老太太念念叨叨来到十字路口，突然一辆大卡车从背后猛冲而来！老太太转身稍慢，手一撒把，凭空里就是一阵稀里哗啦。

如果你是老读者，又看过我的小说，准会这么说：“这下子可完了！小独轮车被轧趴了，大提篮被压扁了，一群鸡扑扑棱棱，眨眼间就死的死，伤的伤，场面惨不忍睹！只剩下那个老太太，虽说不致于太残忍，但是总得受点小伤害。

这还不算，卡车司机一下车就傻眼了！老太太不正是自己的亲娘吗？



光顾着搞买卖，多久没上门了！老太太一见是大儿，本来还挺伤心，这下子气先消了大半。儿见娘没啥事，只是赶趟集卖鸡，脸上立即就有了不屑，几句话后扔下一张大团结，窜了。”

这个细节的确有意味，但我不能这样写，老是这样写就对不起读者了，我没打算这样写。

其实大卡车猛冲过来时，老太太只是吓了一跳，她哪里见过这么开车的？慌忙中车把一撒，人和小车都闪倒在了路边，鸡更没啥事，至于那辆凶猛的大卡车，嗖的一下子就驶远了。

老太太稳了稳心神，继续跟鸡们嘟囔着上路。小脚不停，太阳一竿子高时，就来到了县城东郊的集市上。要说这县城的集市就是比村里和乡里的大，大得几乎看不到边儿，人多得瞅着眼晕。

老太太没敢使劲往人堆里扎，找个靠路的边角停下，边歇息边卖鸡。可一直等了大半晌，除了几个问价的，一笔买卖也没做成。忽然间，她看见一伙小商贩推车的推车，背麻袋的背麻袋，都向她这边急奔！在他们身后，紧追着一群身穿制服的青年。那架势，很吓人。

这个节骨眼上儿，按惯例你又要猜了：“老太太行动迟缓，来不及推车赶紧躲到一边。就见青年们跑上来摁住她的小车大吼：‘这是谁的？赶紧承认！给你们划出地方来卖你们不听话，软的不吃吃硬的！’青年一边吼着，其中一个还抓起了老太太的秤杆儿。

老太太被吓得够呛，可无意间抬头一看，竟大着胆儿走上去承认小车是她的！只见那个手抓秤杆儿的青年开始浑身发抖，究竟是气愤还是惊讶谁也难说清。因为他万万没想到站在自己跟前的是亲娘！

也就是说，他是老太太的二儿子。

仅是片刻迟疑，二儿子还是‘咔嚓’一声，愤然将秤杆从中间折断！这时人群里起了嘈杂，二儿子亲眼目睹着娘的眼睛里慢慢地溢出泪花。他不敢再看下去了，猛低下头，将一张崭新的人民币塞进鸡翅膀下。

二儿子离去很久，老太太还像是一桩泥雕那样瓷在原地，只剩下那群鸡们瞪着惊恐的小眼四处乱探。”

是的，我又要说你猜错了。很对不起，我这篇小说没有这些细节，其实它很平淡。

其实老太太看见那群青年跑过来时，立即就推起小车走掉了，因为她在人群的最外侧，走得及。她只是远远看了一眼那个身穿制服的小青



年，脚底下就立即像是生了风一样。

老太太一边往回赶，一边很有些个难过。三儿媳妇马上要生了，可三儿子的刑期还未满，家里需要钱伺候月子。一群鸡一只也没卖掉，她不想让人说是自己舍不得。想着想着，想着想着，她笑了。

什么，笑了？这时候还能笑得出来？你又要问了吧？

是啊，这时候按说她根本笑不出来，可她的的确确是笑了。

因为老太太忽然想起了今天收入的那两百块钱来！

千万别跟我打赌，说那钱不能用。否则，我会把这篇小说的稿费也押上。

还跟你急。





错 位

“爸!”他猛地惊叫一声,吓坏了身边的女友。

女友颤颤地疑问道:“什么,你叫他什么?”

他即刻羞红了脸,像个做错了事的孩子低下了头:“梅子,对不起,我欺骗了你!我爸爸根本不是什么局长……他,就是我爸爸!”

女友慌张地撩起额前被风吹乱的秀发:“他?你不是在开玩笑吧……”

眼前的这个人,衣衫褴褛,蓬头垢面,一双失神的眼睛呆滞地凹陷在枯树皮一样的脸上,皴裂的嘴唇微微地抖着,不时流下肮脏的涎水。这老人显然也是惊呆了,慌忙将手中的麻袋往身后藏去。

女友痴痴地站在原地。不知所措,像是呆了,又像是傻了。

他紧张地晃晃女友,沉重地说:“梅子,你果真那么在乎吗?难道我们的爱情不值得你留恋?我向你坦白了,我们也是不是要……要结束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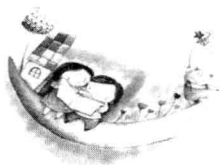
女友闭口不答,她仿佛在震惊中还没有反应过来。

突然,他诡秘一笑:“呵呵,梅子,好梅子,我只不过是逗你玩呢!谁又能真的不在乎?!”

他搂起女友纤瘦的腰:“开开玩笑,一个游戏,好了好了,别再想了!”

这时,老人已经背负着麻袋默默地走远了。

女友眸子里肆意地流出泪水:“那是我爸爸……”



茉莉的婚事

消息不知怎么传出来的。

我们知道时已经很晚了。父亲表示怀疑，母亲也感觉不可思议。至于我，更是羡慕得红了眼睛。

我说：“这怎么可能呢？不是茉莉她们家编的谎言吧？”

可母亲出去一趟，带回来的，依旧是令我难过的消息。

真的，茉莉真要去美国了！

事情是这样的：我们从小一起玩大的伙伴茉莉，一个毫不起眼的瘦姑娘，竟突然收到一封从美国寄来的信。写信人说他爱上了茉莉，爱得不能自己，但因为远隔重洋，见面困难，所以他大胆在信中向茉莉求婚，让茉莉去美国做他的新娘！

这该是何等的幸福？

而事实上，茉莉亲口说出的话更令我们吃惊。茉莉说：“也许你们不相信，那个人我根本就不认识！”我们大吃了一惊，连忙追问：“难道这是一场恶作剧？”

茉莉摇摇头，又有点害羞地说：“不，是真的。那个人是我一个表叔的儿子。我表叔跟我爸是二十多年前的干亲，已经好多年没有联系了。可上个暑假，他忽然带着那个人来我家，其实我并没注意那个人，谁知道他会莫名其妙地给我写信呢？”

原来如此！我们酸溜溜地打趣茉莉：“那你不愿意嫁给那个人喽？”

茉莉低了头，用手指缠弄着辫梢，说：“我不知道，我又不认识他。”

我们开始起哄，用不满的口气责备她：“啊呀！为什么不嫁呢？我们这些没有好运的人，恐怕努力一辈子也嫁不“出去”啊！茉莉你傻不傻？”

“茉莉茉莉，不要再犹豫啦！”



“茉莉茉莉，要抓住机会呀！”

围绕着茉莉，我们像群唧唧喳喳的麻雀，好象马上能嫁人的不是茉莉，反倒是我们。

茉莉没了主意。茉莉给我们的印象，向来就是没心没肺，成绩一塌糊涂。那个人怎么会那么巧地爱上她呢？她甚至连你的样子都不知道！

后来，学校里也都知道。茉莉很快成为焦点。说实话，我还是不能理解，就凭那一封美国来信，茉莉就轻而易举地成为宠儿了？

甚至老师也在课堂上公然议论这事，只不过她是在讽刺和挖苦。老师说：“茉莉同学的成绩就像古诗里面写的那样，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到底怎么回事？嗯？是不是以为能嫁去美国就不用学习了？如果真那样想，那就大错特错了！”

可我们却宁愿认为，这是老师对茉莉的嫉妒。

果然，那个学期还没结束，茉莉就退学了。退学的茉莉，依然让我们艳羡。

有人说，茉莉又收到了很多来信，还有美国的贺卡呢！

贺卡算什么？因为同住一个家属院，我还知道那个人给茉莉寄来了美元！

美元，这是美元！这上面是美国总统华盛顿！我们曾亲眼看见茉莉的母亲，在小院里跟几个上了年纪的老人比划着，介绍手中的钱。

也正是这副场景彻底改变了茉莉母亲给我的印象。多年以来，这个口音很像外地人的女人，像她窝囊的男人一样很少跟外人讲话。可现在，她终于可以扬眉吐气。

茉莉给我们的压力好大。不知从哪天起，我们在小院里看见她，会很快低下头走掉，行同陌路。

后来，茉莉就去了唐大鲁的发廊。唐大鲁在我们小院里开店多年，从未收过女徒弟，他很紧张，我们都看出来了。

再以后，茉莉的变化就更令人惊讶。她的衣着和穿戴一天天斑斓起来，发型也变得成熟而又妩媚，像一条热带鱼。

这一切，都为她去见那个人做好了准备。

是的，那个人短暂回国，家住北京，一定要茉莉“飞”过去见面，机票都订好了！

可当时我正忙于高考，直到放暑假，母亲才把这一消息告诉我。我



心里再一次酸酸的。

不过，仅过了几天，茉莉就回来了。茉莉依然在唐大鲁的发廊里忙碌着，她已经能剪出许多样式的发型了。

有一次我去理发，本来唐大鲁给我披好了发衣，可茉莉突然进来，把唐大鲁赶到一边去。剪刀喀喀，我们却始终没有说话。直到临别，茉莉忽然从背后叫住我，哎：“考得怎么样？”出于礼貌，我回过头来说：“还行，你呢？啥时候去美国？”

茉莉嘴角一翘，没有回答。我忽然从她眼睛里，发现了细碎的泪花！

那真是一个漫长的暑假。谁能料到比我的通知书先来的，竟会是茉莉的喜贴呢？茉莉在我们卑微的落寞的小院里结了婚！嫁给了矮冬瓜一样的鳏夫唐大鲁。

那些天，小院里到处都是碎盘子碎碗的吵嚷声。

父母没去参加茉莉的婚事，他们更害怕得罪茉莉的父母。他们和我一样，听着不远不近的吵骂，长久地陷入沉默。

来年大学暑假，我第一次带男朋友回家，在小院里看见茉莉母亲正怀抱一个胖娃娃跟我父母聊天。旁边，是高挑又丰满的茉莉。

我情不自禁跑起来，远远冲那边喊着：“茉莉！”



如风的旋律

我说过，在我们小院里，弥徽的爸爸是个人物。

因为他不但是名解放军连长，同时还吹得一手好口琴。

你不知道弥徽的爸爸穿上军装有多帅！在三十多年前，他每次回家探亲，都能彻底把我们破旧的机械家属小院掀个底儿朝天。那时候妈妈就常常对我们讲：“你们要是长大了能有弥徽的爸爸一半帅，那就算我没白养！”

那可是个到处崇拜军人的年代啊。

直到现在，每当有人在卡拉 OK 里重温《血染的风采》，我还能想起那个英武的弥徽爸爸来。

你也不知道弥徽的爸爸口琴吹得有多棒！想想在三十多年前，文艺生活空前匮乏的岁月里，他坐在高高的门槛上给你随意吹一首《外婆的澎湖湾》、《莫斯科郊外的晚上》，那种如泣如诉的颤音，那种飘散在风中的旋律，不把我们崇拜得五体投地才怪！

于是弥徽爸爸的探亲假，简直就成了我们神魂颠倒的时光。那时我们人人立志长大了要当一名光荣的人民解放军，并时刻梦寐以求能得到一把像弥徽爸爸那样的“敦煌牌”口琴。

有一次，弥徽爸爸回部队，把口琴留了下来！

我们争相聚集在弥徽身旁，渴望能摸一摸并亲口吹一吹那把口琴。可弥徽拒绝了。理由很简单：口琴是他爸爸的，他只是保管，乱吹一气还会传染疾病。

伙伴们失望地散去，同时对弥徽也产生了很大成见。尤其是我，太不甘心了！因为我从小就是个不达目的绝不善罢甘休的家伙啊。

于是，我想方设法拿玩具跟弥徽交换。但弥徽仍然拒绝。

最后的最后，我只得使出杀手锏——把我爸爸出差青岛买回来的两